

尹钧科 主编

北京历史丛书

幽燕都会

余念慈 著



北京出版社

尹钧科 主编

北京历史丛书

幽燕都会

余念慈 著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幽燕都会/余念慈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10
(北京历史丛书)

ISBN 7-200-03791-5

I. 幽… II. 余… III. 地方史-北京-古代 IV. 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2618 号

幽 燕 都 会

YOUYAN DUHUI

余念慈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375 印张 116 000 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00-03791-5

K·389 定价: 8.00 元

序

侯仁之

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举世闻名的都会城市。她不仅拥有三千余年的建城历史，而且拥有八百余年的建都历史，今天依然是 12 亿人口大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在其兴起、成长与发展的历程中，发生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事变，因而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影响并推动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的进程。这应该是北京举世瞩目的重要原因。

研讨这样一座城市的发展历程，追溯发生在这里的政治风云，回顾城市社会生活的变迁，介绍城市悠久的传统文化，不仅是认识首都发展历史的需要，而且是改革开放、发展社会经济大潮中关注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民族文化血脉

的延续，传统文化珍品的传承，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走向辉煌未来的重要保证。而这需要千百万人的不懈努力，共同奋斗。

《北京历史丛书》的撰著出版正是适应了这样的要求，适应了社会现实和历史进程的迫切需要。

爱我首都，爱我北京，首先需要了解北京，认识北京悠久的发展历史和丰厚的传统文化，激发对北京的深厚感情和建设北京的热忱。而《北京历史丛书》从 20 个专题叙述提供给广大读者的恰恰是北京辉煌的历程和演进的轨迹。通过这 20 本内容丰富、思想深邃、深入浅出、语言生动、富有启发和感染力的著述的阅读，广大读者一定会有所收获、深受教益。为此，乐于将此丛书推荐给广大热爱北京并愿为北京在新世纪的发展贡献力量的读者。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庆典，也是 20 世纪跨入 21 世纪的最后一年。在这庄严的时刻，让我们共同缅怀和阅读北京过去的历史，总结有益的经验，为开创和建设北京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吧！

1999 年 4 月 8 日

序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 高起祥

1998年夏，在市委、市政府理论中心组的一次学习会上，市委书记贾庆林同志说，在北京工作的同志，应该了解北京的历史，了解过去是为了建设现在、规划未来。可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搞的10卷本《北京通史》330万字，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阅读，能不能请专家提纲挈领地讲一次，或搞个简本。请《北京通史》主编、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曹子西同志为市领导讲北京史已经安排（讲稿发表在1999年3月3日《北京日报》，题为《学点北京史》）；这次编写的这套《北京历史丛书》也是响应贾庆林同志的号召，通过20个选题将北京三千多年的历史加以浓缩，突出了北京史中的若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以及北京各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这都是广大

青少年，特别是在北京工作的国家公务员应该甚至是必须了解的。

江泽民同志也曾经指出：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在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讲的这一番话确实应该成为我们学习历史，特别是学习北京史的强大动力，通过学习加强我们领导工作的科学性和预见性。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始终以促进首都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促进首都的两个文明建设为己任，历史学科在奋发图强完成了 10 卷本《北京通史》后，正在深入研究专史，已出版的有《北京城市生活史》、《北京农业发展史》、《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北京《满学研究》（1—4 卷）、《北京湖广志稿》，正在进行的有《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北京对外关系史》、《北京通史多媒体综览》等。我们将尽心竭力通过历史研究为北京的现实和今后发展服务。

1999 年 5 月 5 日

编者的话

北京，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首都，古称“首善之区”，意为全国最好的地方。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旗帜指引下，首都北京的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京，正向着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迈进。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要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高度发展，二者不可偏废。

首都北京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已取得显著成就。但是，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目标的要求相比，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对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方方面面作出了明确的决议。也就是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进一步重视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号召。作为我国首都的北京，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理应成为全国各地的表率，成为真正的“首善之区”。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需要从多方面开展工作。宣传和普

及我国悠久的历史知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对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首都北京，既是一座千年古都，又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她已有三千余年的建城历史，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在这里的积淀，是极其深厚的丰富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她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缩影。在我国近现代史上，她又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

对于北京市居民来说，应当更多一些地知道北京的历史；对于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来说，也应当更详细一些地了解首都北京的历史。知我首都，才能热爱首都；爱我首都，才能更好地建设首都。因此，向广大北京市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宣传和普及首都北京的历史知识，是加强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从事北京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基于以上认识，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组织力量编著了一套《北京历史丛书》，共20本。既有从远古到现代的纵向历史选题，又有从经济到文化的横向历史选题，纵横结合，基本上反映出首都北京的历史概貌，突出了首都北京的历史特点。作者大都是本所的科研骨干，也邀请几位外单位的专家学者参与协作。执行主编是尹钧科研究员。

《北京历史丛书》的编著，得到北京市委宣传部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热情关怀，也得到本院领导的多方面指导和帮助。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院士和本院高起祥院长，百忙中为这套丛书撰写了序文。北京出版社承担了出版工作。在此，我们一并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我们谨以《北京历史丛书》作为菲薄的礼物，献给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庆典，并迎接 21 世纪的到来！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这套丛书中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祈读者批评指正。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1999 年 3 月 10 日

目 录

引 言	(1)
一、奠基	(5)
1. 蓟与蓟都	(5)
2. 燕与燕都	(10)
3. 燕都蓟城	(14)
4. 幽燕都会的奠基	(20)
二、兴起	(27)
1. 秦广阳郡	(27)
2. 两汉郡国互置与幽州	(31)
3. 秦汉幽燕地区的民族关系	(42)
三、嬗变	(49)
1. 魏晋幽州燕国	(49)
2. 十六国幽州燕郡衰落	(61)
3. 北朝幽州燕郡复苏	(69)
四、发展	(91)
1. 隋幽州与涿郡	(91)
2. 唐幽州范阳郡	(99)
3. 幽燕都会的繁荣	(128)
4. 幽燕都会发展的新曙光	(148)
参考书目	(157)

引 言

北京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已三千余年。事实上，北京的前身蓟城并不是自周初武王封黄帝之后于蓟才开始的。早在商代，蓟作为殷商北方属国即已长期存在，并且也以蓟为都城。如果考虑到商代至少是商代中期以蓟为都的事实，北京的历史大约在 3500 年左右。这是因为在奴隶制时代，作为方国都城的蓟也已具备了城市的功能。这应是一个类似于考古学在湖北黄陂发现的方圆仅二里上下的盘龙城商代故城的小城。

历经商周更代，蓟作为周初“兴灭国、继绝世”的地方封国，仍然沿用了昔日的旧城。春秋时期，蓟国被日渐强大起来的北方山戎族灭亡，蓟城遭到破坏。唇亡齿寒，与之毗邻的燕国，即周初分封召公于北燕的方伯大国，首当山戎继续南进之兵锋，固有“山戎病燕”，及“燕外迫蛮貉，内错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的文献记载。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燕一度迁都于临易，并发生了齐桓公救燕，北伐山戎，解除山戎南下军事威胁，燕国迁都于蓟的政治历史事件。事在燕庄公至襄公时期。自燕国迁都于蓟至灭亡于秦，蓟城作为燕国都城长达四百余年，故有燕都蓟城之称。

经此四百余年的发展，又经秦王朝的短期统一及西汉前期的的发展，蓟城在太史公司马迁的笔下已是南通齐（山东）赵（河北南部及山西中北部），东北与乌桓、夫余等民族毗邻，既有鱼盐枣栗之饶，又绾东北之利的一方都会。而在著名的《盐铁论》中，更将燕之涿、蓟（蓟城）与当时的通都大邑如邯郸、临淄、荥阳、宛丘、洛阳、阳翟等并称为“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由此看来，战国以降，蓟城已是当时国内为数并不多的著名都会之一。

魏晋至隋唐，中间虽曾经历过十六国北朝分裂割据政权的统治与破坏，但蓟城位于中原、蒙古草原、东北平原及黄土高原交接地带和农业文化与畜牧渔猎文化过渡地带的特殊地理区位，及贯通各大地理单元之间的交通形势，并未发生任何改变，因而蓟城一方都会的地位始终也未动摇。只是政治和社会治乱制约下的经济与文化繁荣的程度有所升降嬗变罢了。因此，自战国以迄隋唐，蓟城始终是以幽燕地区都会的城市职能和城市面貌出现的。而军事重镇只是一方都会蓟城多种职能中的一种职能而已。

也正是由于蓟自燕都之后至隋唐幽州治所的一千五百余年间，在中原汉族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之间、在中原农业文化与北方游牧渔猎文化的长期对峙、交往、碰撞、融合过程中，一直扮演了举足重轻、无可替代的一方都会角色，才逐步迎来了在此建立帝都的曙光。此后，又经过数百年的演进发展，终于赢得了封建一统帝国都城地位、历时也已达七八百年。如果古老的蓟城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具备的仅仅是军事重镇职能，充其量只配作“藩镇”城，要上升为政治文化中心是很难想象的。

为客观历史地反映出幽燕都会蓟城演进兴衰的全貌，本书拟从该都会城市的奠基、兴起、嬗变与发展四个历史阶段叙述政权兴替、社会治乱、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融合的进程，以便更深入更全面地认知北京城市发展的历程及其成长繁荣凌驾于其它都市之上最终成长为中华一统国家都城的历史必然性和不可替代性。但是，由于城市是区域中心，区域又是城市兴起与发展的基础，二者关系密切；同时，由于缺乏直接用于阐述城市发展历程的史料，故在叙述城市的成长历程时，不可能割裂区域与城市的联系而孤立地讨论城市，因而通过探讨区域发展来揭示和反映城市的兴起与发展也势所难免。

仍须提及的是，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太史公首称蓟城为“勃碣之间一都会”，勃即勃海或毗邻之勃海郡；碣即碣石，在今辽宁绥中西南，为一低山。二者均偏在蓟城以东，故谓蓟城为“勃碣之间一都会”未必恰当。而燕山及毗邻之山南地区自古即有幽陵、幽都及幽州之称。《尔雅·释地》“燕曰幽州”；《周礼·职方》“东北曰幽州”；均视幽州为古代“九州”之一。西汉幽州为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即十三州之一，自东汉至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幽州，隋时幽州总管府，唐与五代幽州，均以蓟城为治所为中心。幽州由区域概念到行政区划名称，直到后晋石敬瑭以幽云十六州地赂辽，辽朝升幽州为南京，建为陪都才被取消且未得恢复，因而沿用了一二千年。影响之大由此可见。燕最早是指燕山而言，至商代在今北京市域南部形成因燕山得名的殷商属国旻，旻又作囿。武王克商灭旻，成王又封召公于燕，是为西周属国，至春秋迁都于先已被山戎灭亡的蓟国都城蓟。历经

春秋战国的拓展，燕国已占据了古代幽州大部分地区，又是核心地区，故而蓟城又有燕都或燕京之称，在历史上影响亦甚大。幽、燕在地域上某种程度的重合及其在古代和对后世的影响均远过勃、碣，故而本书指称蓟城不取勃碣都会，更不取军事重镇，而正名为“幽燕都会”。

一、奠 基

1. 蓟与蓟都

北京地区为远古人类发祥地之一。自距今 70 万年以来，即先后出现了“北京人”、“新洞人”、“山顶洞人”、“东方广场古人类”等古人类活动的踪迹。经过连续的发展至距今大约一万年左右进入新石器时代。至平谷上宅和北埝头遗址代表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即距今六七千年前后，幽燕腹地，不仅出现了原始农业，而且还出现了原始聚落。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在北埝头遗址发现的十座半地穴式房址及在昌平雪山二期文化遗存发现的三座半地穴式房址，表明了北京地区人类定居生活的开始。

与西安半坡早期聚落遗址同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但北埝头原始聚落稍晚。其主要差异在于遗址中房址的多少，规模大小及有无防御设施的围沟上。一般认为，西安半坡聚落已拥有有力的防卫设施和内部功能分区，及一定规模的制陶手工业、建筑业和农业，可视为早期城市的雏型。而距今八千至七千五百年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不仅规模

大而且亦有大型围沟环绕，从而将我国北方地区原始聚落的兴起和发展的时间上推到七八千年以前。早期聚落由小到大，由无防卫设施到有防卫设施是人口增长、生产力提高的结果。由此可以推测，作为蓟前身的原始聚落至迟也应该出现于六千年以前、即北埝头原始聚落出现的时期。

按“蓟城”前史研究的成果，蓟的来源与黄帝部落及其后裔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按照我国古文字学的解释，“蓟”字的构成，从草（按取草头）从鱼又从刀，古代从草即从术，术是一种粘稻；故“蓟”是一个以刀为生产工具经营农业、兼营渔业的早期族称。按古代文献的记载，北京及其邻近地区的早期居民主要是黄帝之子禹京之后，也就是兼营稻作和渔业的蓟族^①。根据考古学在北京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人类近水而居，赖台地、阶地及冲积扇黄土谋生的地域分布及其附近多河网湖沼的环境特征，恰与蓟族经济活动的方式相适应。说明蓟字来源的解释和文献记录的古史传说均是可靠的。

古代地名来源于长期生聚的部族的族称即“名从主人”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命名方式之一。蓟族长时间生聚中心地区的台地丘岗叫作“蓟丘”，河流称作“蓟水”，就是古代部族名与地物名相结合的地名。蓟族首领生息的聚落自然就赢得了“蓟”的名称。蓟就是蓟城兴起之前的原始聚落。

要确切地指出原始聚落蓟的具体方位，是很困难的。这主要是由于历史太久远，没有文字的记录；在出现文字之后，口语或传说地名在转变为文字地名的过程中又未能明确

^① 李江浙《蓟城前史初探》，《京华旧事存真》第二辑 1992 年。